

社会文化视域下 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分化重组问题*

王 涛 李 洁

摘 要：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一家独大,到“信仰捍卫者”“血盟旅”“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相互角逐,再到“守卫者”“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重新整合,经历多次分化重组。萨赫勒极端组织是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竞逐的产物。萨拉菲主义对苏非主义的批判引发不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兴起。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受到部落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是该地区农、牧业生产方式以及不同从业人群间矛盾对立的产物。深层农牧民矛盾以族群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宗教极端主义则扭曲、夸大了族群对抗。化解萨赫勒地区极端主义威胁、消灭极端组织,从根本上讲是要直面当地的农牧业发展矛盾,妥善处理游牧业被挤压、边缘化所引发的挑战。

关键词：萨赫勒地区;极端主义;萨拉菲主义;部落主义;农牧冲突

作者简介：王涛,博士,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教授(昆明 650091);李洁,硕士,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市委工作人员(钦州 535099)。

文章编号：1673-5161(2022)04-0098-2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2 年度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萨赫勒恐怖主义及反恐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萨赫勒地区^①是联结南欧、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个纽结点,在不同时期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极端组织。它们制造了众多恐怖袭击事件,导致3万多人死亡、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② 极端组织的活动甚至波及当地中国公民。2015年11月,马里首都巴马科酒店恐怖袭击致3名中企员工遇难。^③ 2016年1月,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餐馆恐怖袭击致2名中企员工被困。^④ 同年5月,马里北部加奥(Gao)针对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的恐怖袭击,导致1名中国维和人员牺牲、4人受伤。^⑤

极端组织已成为威胁萨赫勒地区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影响重大。然而,自2004年极端组织在萨赫勒地区兴起至今,由于频繁分化重组,外界对其认识混乱与模糊。2015年巴马科酒店恐袭发生后,国内媒体报道就将罪魁祸首“守卫者”(Al-Mourabitoun)与完全无关的“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混淆。^⑥ 其他报道则笼统以“民兵组织”指称袭击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及相关安全问题存在认识盲区。信息不对称也为在西非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埋下严重安全隐患,不利于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⑦ 本文以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为研究对象,在梳理

① 萨赫勒(Sahel)是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与萨瓦纳(Savanna)草原之间的沙漠草原过渡地带,地貌呈现荒漠干草原的特征。广义的萨赫勒地区涵盖从毛里塔尼亚到苏丹的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狭义的萨赫勒地区专指乍得湖以西的荒漠干草原区。本文使用狭义的萨赫勒概念,地理上主要包括毛里塔尼亚内陆,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国北部地区,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南部地区。

② UNDP, *Journey to Extremism in Africa: Drivers, Incentives and the Tipping Point for Recruit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7, pp. 13-15.

③ Shannon Tiezzi, "What Is China's Plan for Fighting Global Terrorism?," *The Diplomat*, November 27,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11/what-is-chinas-plan-for-fighting-global-terrorism/>, 上网时间:2021年8月9日。

④ 李志伟、王欲然:《布基纳法索一酒店遭袭已致29人死亡》,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8日,第21版。

⑤ 蒋安全等:《国际社会强烈谴责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恐袭事件》,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2日,第3版。

⑥ 包尔文等:《救援马里被劫持中国人质始末》,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3日,第22版;李欣、刘皓然:《马里恐袭引发深度震荡》,载《环球时报》2015年11月24日,第4版。“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阿拉伯文拉丁化全称是 *Harakat al-Nasiriyin al-Mustaqillin*, 缩略称 *Al-Murabitoun*, 英语全称 *The Independent Nasserite Movement*。

⑦ 国外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如兰德公司2013年就注意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分化、扩溢问题。参见 Christopher S. Chivvis and Andrew Liepmann, *North Africa's Menace: AQIM's Evolution and the U. S. Policy Respon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September 2013。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曾研究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信仰捍卫者”在争夺武装人员方面的争斗。参见 CSIS, *Terrorism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el*, Ottawa: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December 2016。雅各布·赞恩从极端组织互动的视角考察了萨赫勒地区 (转下页)

这些组织的情况后,从宗教、族群、农牧冲突三个维度考察它们频繁分化重组的社会文化逻辑。^①

一、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历程

2003 年至今,极端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存在已持续近二十个年头。其间,名号各异、诉求有别的极端组织先后兴起,组织间分化重组的情况异常复杂。

首先,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是马格里布地区极端主义扩散及其与萨赫勒地区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运动结合的产物。1989 年阿富汗抗苏战争结束后,聚集于阿富汗被称为“志愿者”的极端分子陆续返回原籍国。^② 受该群体影响,阿尔及利亚境内于 1992 年兴起了“伊斯兰武装集团”(Groupe Islamique Armé),后于 1998 年改组为“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Call and Combat)。由于其思想主张的煽动性与活动方式的暴力性,该组织成为北非各国强力镇压的对象,在北非的活动空间受到严重限制。1999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通过《民事和解法》(*Law on Civil Concord*),极端组织内部围绕是否接受政府“大赦”产生尖锐分歧。^③ 随着一批成员“倒戈”,以及在美国支持下阿尔及利亚政府军开展精准打击行动,“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北部与突尼斯等地的据点被大量拔除。2003 年,该组织头目纳比尔·萨赫拉乌伊(Nabil Sahraoui)选择支持“基地”组织以获得外部支援。在“基地”组织协助下,“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

(接上页注^⑦)极端组织。参见 Jacob Zenn, “Ansaru: A Profile of Nigeria’s Newest Jihadist Movement,” *Terrorist Monitor*, Vol. 11, No. 1, 2013, pp. 7–9; Jacob Zenn, *Cooperation or Competition: Boko Haram and Ansaru After the Mali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re, March 2013。穆罕默德·苏莱马纳认为,随着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分化与重组,该地区可能演变为“新中东”。参见 Mohammed Sulemana, “Islamism in West Africa: Context and Enabling Factors,”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 7, No. 2, 2015, pp. 19–23。笔者基于英文材料的整理和考察初步发现,国外研究多关注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分化后的格局与互动问题,较少回溯极端组织的分化重组历程;国外研究更多关注极端组织的宗教意识形态与部落主义渊源,对农牧冲突与极端主义关系的分析较为薄弱;相关研究基于反恐视角的对策分析连篇累牍,这成为这些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法语文献可能揭示出不同情况,期待研究者进一步跟进与纠正。

① 笔者围绕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前期研究成果参见王涛、汪二款:《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载《亚非纵横》2014 年第 5 期,第 88–102 页;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第 80–99 页;王涛、李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去极端化论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15–136 页。

② H. Osman Bencherif, “Algeria Faces the Rough Beast,”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2, No. 4, 1995, p. 31.

③ James D. Le Sueur, *Algeria Since 1989: Between Terror and Democracy*, London: Zed Books, 2010, pp. 39–40.

部分成员也开始向阿尔及利亚南部与马里、尼日尔交界的萨赫勒地区转移。^①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活动与当地图阿雷格人(Tuareg)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相呼应,得到了后者庇护与支持。2004年萨赫勒地区蝗灾还促使许多失去生计的图阿雷格人加入“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图阿雷格人的分离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结合,引发并加剧了地区动荡。2005年在美国倡议下,囊括西非和北非十国^②、针对“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的“泛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Trans-Sahara Counter Terrorism Partnership)升级组建完成。^③ 在各国强力围剿下,阿马里·赛伊菲(Amari Saifi)和纳比尔·萨赫拉乌伊等“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领导层中的关键人物先后丧生。穆赫塔尔·贝尔莫克塔尔(Mokhtar Belmokhtar)掌握该组织在萨赫勒地区分支的领导权后,推动“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与“基地”组织结盟。该组织于2007年1月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简称AQIM)^④。借助“基地”组织的外部支援与图阿雷格人的地利优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区从事毒品和武器走私、制造恐怖袭击,逐渐扩大自身影响力。

其次,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分化重组是极端主义内部身份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结果。尽管贝尔莫克塔尔掌控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区分支的主导权,但他偏重经济走私、绑架和倚重阿尔及利亚籍白人的行动策略被许多成员视为偏离了“圣战”的“正确方向”,加剧了组织内黑人的疏离感。在此背景下,新一批从北方南下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非阿尔及利亚籍成员在哈马达·乌尔德·穆罕默德·凯罗(Hamada Ould Mohamed Kheirou)领导下于2011年另组追求更纯粹“圣战”的“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Movement for Unity and Jihad in West Africa)^⑤。它甚至吸引了贝尔莫克塔尔最重要的军事副手奥马尔·乌尔德·哈马哈(Omar Ould Hamaha)加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北非总部的掣肘也使贝尔莫克塔尔在2012年12月率领组织部分成员脱离

^① Craig Whitlock, “Al-Qaeda’s Far-Reaching New Partner,”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October 5,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10/04/AR200610-0402006.html>,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5日。

^② 这十个国家包括毛里塔尼亚、马里、乍得、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③ Lesley Anne Warner, *The Trans Sahara Counter Terrorism Partnership: Building Partner Capacity to Counter Terrorism and Violent Extremism*, Alexandria: Centre for Complex Operations, March 2014, p. 1.

^④ 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第85页。

^⑤ William Lloyd George, “Mali’s Irrevocable Crisis,” *Al Jazeera*, April 16, 2012,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04/201241572956363410.htm>, 上网时间:2021年10月3日。

原组织,另组“血盟旅”(Al-Mulathamun Battalion)。^① 同一时期,图阿雷格人也发展出自己主导的极端组织,由在 1990 年、2006 年两次图阿雷格人反抗行动的领导人伊亚德·阿戈·加利(Lyad Ag Ghali)于 2012 年 3 月组建“信仰捍卫者”(Ansar Dine)(见图 1)。^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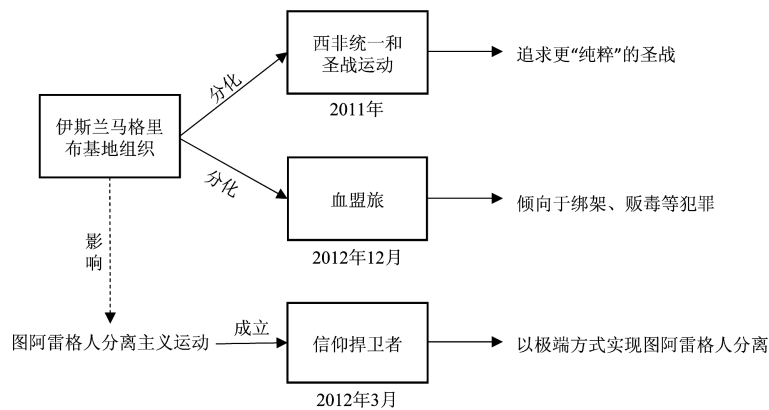


图 1 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分化(2012 年 12 月前)

马里危机后的权力真空为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扩张势力范围提供了契机,并使各组织产生了联合行动的需求。2012 年 3 月至 11 月间,“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与“信仰捍卫者”联手占领廷巴克图(Timbuktu)及马里北部其他城镇。^③ 2013 年 1 月,“血盟旅”加入这一联盟。然而,这种组织间的松散联盟不能统一部署与行动,在应对法国反恐军事行动中接连失利,2013 年 7 月后逐步丧失对马里北部地区的控制。这一重大挫折促使极端组织考虑从组织内进行重组的可能性,并于当年 8 月付诸实践。当时,“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与“血盟旅”合并为“守卫者”(Al-Mourabitoun),贝尔莫克塔尔担任组织头目。^④ “守卫者”致力于在整个萨赫勒地区发动“圣战”,以马里为基地,向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科特迪瓦等

① M. Milosevic and K. Rekawek, *Perseverance of Terrorism: Focus on Leaders*, Amsterdam: IOS, 2014, p. 70.

② 王涛、汪二款:《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第 100 页。

③ Elena Dal Santo and Elizabeth Johanna van der Heide, “Escalating Complexity in Regional Conflicts: Connecting Geopolitics to Individual Pathways to Terrorism in Mali,” *African Security*, Vol. 11, No. 3, 2018, p. 276.

④ Thomas Joscelyn, “Mokhtar Belmokhtar Now Leads ‘Al Qaeda in West Africa,’” *Long War Journal*, August 13, 2015,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5/08/mokhtar-belmokhtar-now-leads-al-qaeda-in-west-africa.php>,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13 日。

国渗透,并制造恐怖袭击。^① 该组织还于 2015 年 12 月重新向“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宣誓效忠,以获取北非极端主义势力的支持。^② 后者则借机设立新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撒哈拉分支”(Saharan Branch of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以为制衡(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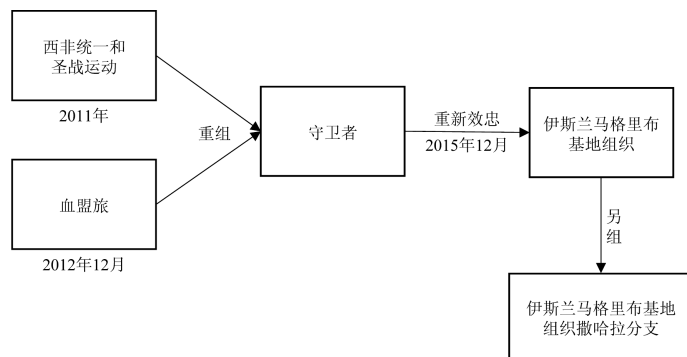


图 2 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重组(2015 年 12 月前)

与上述组织不同,“信仰捍卫者”专注于在马里一国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国家。2014 年 8 月法国启动针对马里北部的“新月沙丘行动”(Operation Barkhane)后,“信仰捍卫者”于 2015 年 1 月创设由阿玛德乌·库法(Amadou Kouffa)领导的、主要在马里南部活动的附属组织“马西纳解放阵线”(Macina Liberation Front),以增强自身机动性。^③ “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积极向萨赫勒地区渗透,2016 年 10 月由前“守护者”成员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拉维(Adnan Abu Walid Al-Sahraoui)组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它主要在萨赫勒地区传统极端组织势力较薄弱的布基纳法索、尼日尔、马里交界地带活动。^④ 为抗衡“伊斯兰国”,阿玛德乌·库法授意弟子易卜拉欣·马拉姆·迪科(Ibrahim Malam Dicko)于 2016 年 12 月在布基纳法索成

^① “守护者”的袭击遍布萨赫勒地区各国,以马里为活动中心,马里遭受的袭击烈度也最高。2017 年 1 月 18 日,“守护者”在马里加奥制造的恐怖袭击导致 70 人死亡,成为马里近十年来恐袭致死人数最多的一次。参见 Jean-Pierre Filiu, “Al-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nd the Dilemmas of Jihadi Loyalty,”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1, No. 6, 2017, p. 170。

^② Thomas Joscelyn, “Mokhtar Belmokhtar Now Leads ‘Al Qaeda in West Africa’”.

^③ Emma Farge and Adama Diarra, “Mali’s Islamist Conflict Spreads as New Militant Group Emerges,” *Reuters*, August 19, 201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ali-violence/malis-islamist-conflict-spreads-as-new-militant-group-emerges-idUSKCN0QO19320150819# 2K2trL5OYpi7dI0s.97>, 上网时间:2021 年 9 月 25 日。

^④ Jamie Read, “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 Who Are They?,” *Newsrep*, October 7, 2017, <https://thenewsrep.com/91216/islamic-state-in-the-greater-sahara-who-are-they>, 上网时间:2021 年 9 月 25 日。

立“伊斯兰支持者”组织(*Ansaroul Islam*) (见图 3)。^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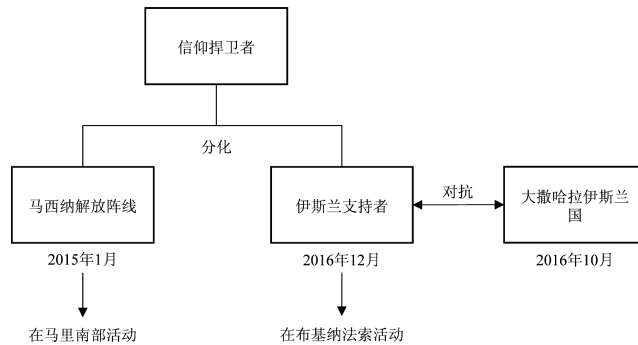


图 3 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新分化(2016 年 12 月前)

再次,萨赫勒地区效忠“基地”组织的极端组织重新整合,以抗衡“伊斯兰国”势力。面对“伊斯兰国”渗透,效忠“基地”组织的“信仰捍卫者”“马西纳解放阵线”“守卫者”“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撒哈拉分支”进一步于 2017 年 3 月合并组建“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Group for the Support of Islam and Muslims) (见图 4)。^②重组后,“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的活动主要集中于马里中、南部的莫普提(Mopti)和塞古(Segou)地区。随着 2017 年 11 月底“伊斯兰国”主体被剿灭,“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一度式微,“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乘势将势力渗透至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科特迪瓦,乃至贝宁、多哥北部地区,呈现出一家独大局面。^③2017 年至 2020 年,萨赫勒地区恐怖袭击基本由“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制造,范围波及萨赫勒地区诸国(马里、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乃至几内亚湾沿岸国家(科特迪瓦、多哥、贝宁),袭击频率远超此前的其他极端组织。截至 2020 年底,“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已制造

^① Caleb Weiss, “Burkina Faso Wanted List Detail Ansaroul Islam Network,” *Long War Journal*, June 24, 2018,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8/06/burkina-faso-wanted-list-details-ansaroul-islam-network.php>,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1 日。

^② Conor Gaffey: “African Jihadi Groups Unite and Pledge Allegiance to al-Qaeda,” *Newsweek*, March 3, 2017, <https://www.newsweek.com/al-qaeda-groups-unite-sahel-563351>, 上网时间:2021 年 12 月 3 日。

^③ Rida Lyammouri, “Burkina Faso: June-October 2018 Chronology of Violent Incidents Related to Al-Qaeda affiliates Jama’at Nustrat al-Islam wal Muslimeen (JNIM) and Ansaroul Islam, and 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 (ISGS),” *Sahel Memo*, November 1, 2018, <http://www.sahelmemo.com/wp-content/uploads/2018/11/June-October-2018-Chronology-Burkina-Faso-1.pdf>, 上网时间:2021 年 12 月 10 日。

1,600 多次恐怖袭击,多集中于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① 由于当事国政府反恐戒备等级提升以及法国援助的强化,“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发动恐怖袭击效果相对有限,尤其是在人员伤亡方面不及此前的极端组织。尽管如此,仍有近 4,500 人先后在袭击中丧生。^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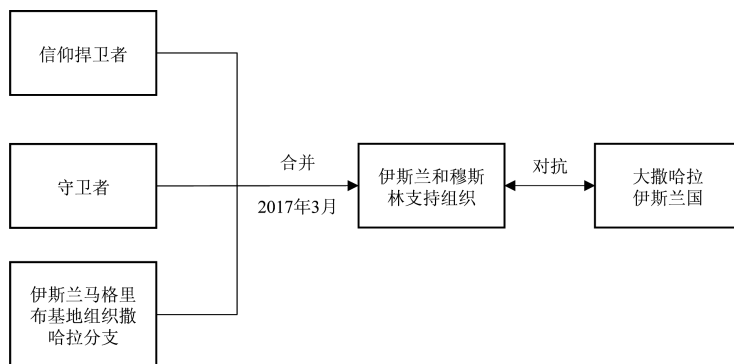


图 4 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新重组(2017 年 3 月以来)

根据可见资料,笔者初步总结“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架构及背后的权力格局如下:图阿雷格人宗教领袖伊亚德·阿戈·加利作为萨赫勒地区反抗斗争的“元老”,担任组织最高领导人。为安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该组织原成员叶海亚·阿布·哈曼(Yahya Abu al-Hammam)与阿卜杜·拉赫曼·桑哈吉(Abd al-Rahman al-Sanhaji)分别担任组织的副领导人与监察官,不过由于其外来人员的身份,两人缺乏实权。前马西纳解放阵线领导人阿玛德乌·库法作为伊亚德·阿戈·加利的助手,担任军事部门指挥官,并直属伊亚德·阿戈·加利。前“守护者”二号人物哈桑·安萨里(Al-Hassan al-Ansari)依靠自身在武器资金走私方面的人脉,主管后勤部门。2018 年 3 月安萨里在法国对马里—阿尔及利亚边境廷扎瓦滕(Tinzaouatene)的突袭中丧生^③,此后该组织后勤部门由摩洛哥人阿里·梅乔(Ali Maychou)接手。宣传部门最初由伊亚德·阿戈·加利亲自掌管,但据 2019 年 3 月该组织在袭击迪奥拉(Dioura)马里军营后的声明视频推测,前马里军队上校巴赫·艾格·穆萨(Bah Ag Moussa)已担任新的宣传部

①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e Project (ACLED),”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e Project*, 2020, <https://data.humdata.org/m/organization/acled?page=1#datasets-section>, 上网时间:2022 年 2 月 3 日。

② Méryl Demuyneck and Julie Coleman J. D., “The Shifting Sands of the Sahel’s Terrorism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12, 2020, <https://icct.nl/publication/the-shifting-sands-of-the-sahels-terrorism-landscape/>, 上网时间:2021 年 11 月 7 日。

③ Mapping Militant Organizations, “Jamaat Nusrat al-Islam wal Muslimeen (JNIM),” *Stanford University*, July 2018, <https://cisac.fsi.stanford.edu/mappingmilitants/profiles/jamaat-nusrat-al-islam-wal-muslimeen>,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21 日。

门主管。“守护者”前领导人贝尔莫克塔尔可能在极端组织内斗中丧生。^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由于外部援助一度中止,萨赫勒地区国家反恐行动陷入停滞,加之各国社会经济状况恶化以及疫情引发失业与返贫,极端组织获得了扩大招募、拓展影响力的空间。^②“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渗透的趋势再次加强,与各国政府争夺抗疫话语主导,“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也在其势力范围内为民众提供基本的食物与医疗保障。在萨赫勒地区,疫情削弱了政府能力,“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之间的博弈较之与政府的对抗更激烈。^③特别是 2020 年初“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与马里政府开启和谈后,原“马西纳解放阵线”成员中部分富拉尼人(Fulani)转投“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两个组织之间频繁爆发冲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④鉴于“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的拼合性特征,以及“伊斯兰国”活动重心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全面转移,这种博弈可能导致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新一轮分化重组,在此过程中,恐怖袭击也将更加频繁。

二、萨拉菲主义挑战苏非主义

有学者认为,在萨赫勒地区,“伊斯兰教的强力扩张引发了传统基督教势力的恐慌,宗教冲突开始增多增强”^⑤,将极端主义归结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萨赫勒地区的对抗。无疑,这种对抗在尼日利亚、分裂前的苏丹等国是存在的。但就整个萨赫勒地区而言,“宗教冲突”的实质远不止于此。21 世纪以来萨赫勒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与极端组织的泛滥,更多是伊斯兰教内部萨拉菲主义(Salafism)与苏非主义(Sufism)竞争的产物。在西非,伊斯兰教的传播不同于

^① “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隐瞒了贝尔莫克塔尔的死亡。参见 Thomas Joscelyn, “Analysis: Al Qaeda Groups Reorganize in West Africa,” *Long War Journal*, March 13, 2017,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7/03/analysis-al-qaeda-groups-reorganize-in-west-africa.php>, 上网时间:2021 年 12 月 22 日。

^② Tova C. Norle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alafi-Jihadi Terrorism,” *Connec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Vol. 19, No. 2, Spring 2020, pp. 11–24.

^③ Emilia Columbo and Marielle Harris, “Extremist Groups Stepping up Oper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Sub-Saharan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xtremist-groups-stepping-operations-during-covid-19-outbreak-sub-saharan-africa>,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 日。

^④ “Terrorism in the Sahel: Facts and Figures,” *2nd Joint NSD-S HUB & ACRST Four-Monthly Report*, Addis Ababa: AU African Centre for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n Terrorism, August 2020, p. 12.

^⑤ 裴圣愚:《非洲萨赫勒地带民族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0 页。

中东地区在阿拉伯帝国军事扩张进程中的伊斯兰化,而是一种温和的、以商旅为媒介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教在此基础上的扩散具有融合性与妥协性特征。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主体苏非教团尽管融入了当地,发展信徒,但也造成伊斯兰教与本土万物有灵宗教的杂糅,遭到坚持正统的萨拉菲主义者的批判。

在18世纪和19世纪西非苏非主义兴盛时期,第一个传入西非的苏非教团卡迪里派(Qadiri)就提倡“大圣战”,即和平宣教。^①它源于西迪·穆赫塔尔·昆提(Sidi al-Mukhtar al-Kunti)创立的穆赫塔尔教团(Mukhatariyya)。^②尽管教团也强调重精神、轻物质的苦修,但认为苦修不必完全与世俗社会脱离,主张入世与宽容。因而,教团对各教法学派均不排斥,甚至宣称任何人只要在教法层次达到一定水平,都有资格“创制”。^③这些观念使卡迪里派能以调适自身的方式迎合黑人穆斯林需求,并顺利在西非各地“开枝散叶”。19世纪中叶,另一个苏非教团提加尼教团(Tijaniyyah Order)贯彻了更彻底的本土化路线。提加尼教团创立者阿赫默德·提加尼(Ahmad al-Tijani)自称是能与穆罕默德直接建立联系的“封印圣人”。提加尼反对苦修、排斥形而上的宗教思辨、主张简化苏非派仪式,提出每个穆斯林只要过好日常生活,就是接近真主、实现伊斯兰的最佳修行方式。每个穆斯林要做的是与先知穆罕默德的精神或人格合一,而非与真主合一。^④这种开放的宗教阐释使提加尼派在西非的影响力迅速上升。无论是卡迪里派还是提加尼派,在西非国家独立后,都调整为与世俗国家相融合的地方性、民族性苏非教团。

萨拉菲主义者谴责西非苏非主义的妥协,强调非洲本土文化“玷污”了伊斯兰的正统与实质。在他们看来,对伊斯兰政治社会共同体“乌玛”(ummah)的重建,必须严格遵循“认主独一”的信仰与实践,尤其是要通过“圣战”(jihad)消灭异教徒和叛教者,即“塔克菲尔”(takfir)。^⑤本土化、融合性的苏非教团无疑不符合萨拉菲主义者所认定的标准。具体而言,以马赫穆德·迪科(Mahmoud Dicko)

① “大圣战”指在言辞与心灵层面去除杂念,主要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小圣战”基于行动主义,包括合法的“常规行动”与非合法的“极端行动”,它也含有用“剑”进行防御的含义,并非单纯意义的肉体消灭。参见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06-118页;吴云贵:《试析伊斯兰圣战观的发展演变》,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第1-7页。

② J. Spincer Trimmingham,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58.

③ Abdal-Aziz Batran, “An Introductory Note on the Impact of Sidi al-Mukhtar al-Kunti (1792-1811) on West African Islam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Vol. 6, No. 4, 1973, p. 348.

④ 李维建:《西非的苏非主义:历史、现状与新苏非教团》,载《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第97页。

⑤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0页。

为代表的萨拉菲主义者反对西非苏非主义对圣人、圣墓的崇拜,认为这是亵渎真主的多神信仰,违背了“认主独一”的观念,进而宣称苏非主义者“完全不是伊斯兰”。^① 萨拉菲主义者还指责苏非主义“创制”观,认为这种“创制”中的修道行为、借由导师代祷等实践皆与伊斯兰教法相悖,^②这本质上是向西非本土宗教妥协的“国家伊斯兰”行为,导致伊斯兰教的异化^③。

围绕“何为真正伊斯兰教”的阐释,萨拉菲主义者将西非苏非主义判定为“叛教”^④,主张通过新的宗教改革或战争回归伊斯兰。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海湾国家石油财富激增,它们加强对西非宗教教育援助的力度,萨拉菲主义借此实现在西非的快速传播。^⑤ 不过直到 90 年代,西非萨拉菲主义组织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穆斯林精英小团体,其影响力仍无法与苏非派抗衡。^⑥ 部分萨拉菲主义者就此鼓吹更加激进的方式,圣战萨拉菲主义(salafist jihadism)思潮由此得到发展,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思想说服的“大圣战”思想被主张以暴力方式进行肉体消灭的“小圣战”观念所替代。^⑦ 为对抗暴力极端主义,萨赫勒地区各国政府加强了对苏非教团的扶持,^⑧引起萨拉菲主义者的仇视。在萨拉菲主义者看来,只有打破苏非主义在西非赖以存活的现行国家体系和制度,才可能在该地区完成对苏非主义的根本性替代;而只有在合法体制外组织反政府武装,并采取非常规武

① Mark Woodward *et al.*, “Salafi Violence and Sufi Tolerance? Rethinking Conventional Wisdom,”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7, No. 6, 2013, pp. 67, 72.

② Terje Østebø, “African Salafism: Religious Pur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Purity,” *Islamic Africa*, Vol. 6, No. 1–2, 2015, pp. 13–19.

③ Sebastian Elischer, “The Management of Salafi Activity in Africa: African State Strateg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e Sahel,” *Leuphana University of Lüneburg*, 2018, https://sites.clas.ufl.edu/sahelresearch/files/Elischer_Africa-Research_Initiative_final.pdf, 上网时间:2022 年 2 月 23 日。

④ Mohamed Salem Ould Mohamed, “Purist Salafism in the Sahel and Its Position on the Jihadist Map,” *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July 17, 2012, <http://studies.aljazeera.net/en/reports/2012/07/20127177719710292.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2 月 1 日。

⑤ Eva Evers Rosander and David Westerlund, eds., *African Islam and Islam in Africa: Encounters Between Sufis and Islamist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30.

⑥ Benjamin F. Soares, “Islam in Mali in the Neoliberal Era,” *African Affairs*, Vol. 105, No. 418, 2005, pp. 85–86.

⑦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5 期,第 28 页。

⑧ Michael Kalin, “Sufis, Salafis, and the State: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on Violent Extremism in Africa,” *Georgetown University’s Berkley Center*, December 20, 2016, <https://berkeleycenter.georgetown.edu/responses/sufis-salafis-and-the-state-contemporary-discourses-on-violent-extremism-in-africa>, 上网时间:2021 年 7 月 3 日。

力斗争的方式,才可能对抗并消灭各国政权。^① 萨拉菲主义者对各国政权合法性的否定,正是 21 世纪初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泛滥的原因所在。

反对苏非派及其支持者,是以圣战萨拉菲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极端组织得以产生并发展的外在原因,但“外敌”不足以弥合萨拉菲主义内部各派分歧,并使极端组织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分裂和内耗之中。其表现就是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频繁分化,实质则是基于对萨拉菲主义解释权的理解分歧导致的对所谓正统伊斯兰复兴运动领导权的争夺。围绕“全球圣战”、“地区圣战”或“一国圣战”的策略分歧主要反映了认识论与实践论方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三大派别的纷争。

其一,“全球圣战”派。2011 年以前,“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区主导了对萨拉菲主义的解释权。它主张通过“全球圣战”复兴伊斯兰教,通过伊斯兰教法净化社会,具有反世俗、反西方、反异端、反多元化特征。^② 基于对“全球圣战”的追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才积极从马格里布向萨赫勒地区扩张。其二,“地区圣战”派。“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更关注“黑人圣战”与“白人圣战”的区分,虽然不否认“全球圣战”,但蔑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毒品走私等“玷污圣战声誉”的行动,并主要强调“地区圣战”的重要性。为推行“地区圣战”,它选择性地接纳了一些苏非主义理念,认为苏非主义同样可以丰富和发展萨拉菲主义。“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还自称是 19 世纪西非苏非主义“圣战”和改革运动领导人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和哈吉·乌玛尔·塔勒(El Hadj Umar Tall)等人的精神继承者。^③ 同样,主张优先“地区圣战”的“血盟旅”尽管反对苏非主义,但在实践策略上与“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存在契合之处,由此二者于 2013 年实现重组。^④ 但重组后的“守卫者”在斗争策略上再次发生分歧,主张效忠“伊斯兰国”的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拉维因而再次分离,组织了以“帝国扩张型”策略为导向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守卫者”则秉持“点状网络扩张型”策略。^⑤ 其三,“一国圣战”派。“信仰捍卫者”及其附属组织“马西纳解放阵线”和“伊斯兰支持者”更专注“一国圣战”,即在现有马里国界内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⑥ 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在对萨拉菲主

① 李维建:《西非伊斯兰教历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3 页。

② Jeffrey M. Bale, “Islamism and Totalitarianism,” *Totalitarian Movement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10, No. 2, 2009, pp. 71-79.

③ Hans Krech,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Al-Qaeda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frica Spectrum*, Vol. 46, No. 2, 2011, p. 127.

④ 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第 87 页。

⑤ 王涛、鲍家政:《恐怖主义动荡弧:基于体系视角的解读》,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1 期,第 130 页。

⑥ Mohamed Salem Ould Mohamed, “Purist Salafism in the Sahel and Its Position on the Jihadist Map”.

义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其频繁分化;在外部压力下,它们则策略性地进行整合(见表 1)。

表 1 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意识形态比较

组织名称	观念取向	目标取向	策略取向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坚决反对苏非主义	“全球圣战”	“点状网络扩张型”策略
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	部分接纳苏非主义	“地区圣战”优先	“点状网络扩张型”策略
血盟旅	坚决反对苏非主义	“地区圣战”优先	“点状网络扩张型”策略
守护者	部分接纳苏非主义	“地区圣战”优先	“点状网络扩张型”策略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坚决反对苏非主义	“地区圣战”优先	“帝国扩张型”策略
“信仰捍卫者”及附属组织	坚决反对苏非主义	“一国圣战”优先	“点状网络扩张型”策略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自制。

三、跨界族群问题与部落主义观念

在尼日利亚、苏丹等国,族群身份与宗教身份联系密切,如尼日利亚北方的豪萨人(Hausa)一般都是穆斯林,南方的伊博人(Igbo)、约鲁巴人(Yoruba)多为基督徒。在 2011 年南苏丹独立前,苏丹北方的“阿拉伯人”对应穆斯林群体,南方“黑人”对应基督徒或原始宗教群体。^①但萨赫勒地区多数国家并没有这种清晰的族群宗教对应关系,其国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且同一族群内存在信仰伊斯兰教不同教派的情况,因而有必要在宗教因素外单独探讨族群因素。21 世纪以来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泛滥,一方面是族群矛盾的产物并突出表现为跨界族群的分离主义和部落主义,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信奉伊斯兰教的不同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政权间的矛盾。

历史上,尼日尔河湾地区曾先后出现加纳、马里、桑海等统一帝国,但帝国结构基本上是“贸易—游牧—农耕复合型”的。帝国各部分自行其是,帝国中央政权的统治并不能改变各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民众对帝国不存在认同感,帝国本质上是邦联,缺少整合性因素的作用,往往一触即溃。^②16 世纪以来,帝国结构瓦解,萨赫勒地区陷入部落林立纷争、国家相互攻伐的状态。直到 19 世纪末,整

^① 必须要注意,族群与宗教文化的这种关联也存在例外。例如,尼日利亚豪萨人是典型的“黑人”,但豪萨语在语法上却与阿拉伯语、柏柏尔语以及希伯来语有一定联系,与黑非洲语言反而没有关系疏远。宗教文化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参见 Philip Curtin, Steven Feierman, Leonard Thompson and Jan Vansina, *African History*, London: Longman House, 1978, p. 80。

^② [塞内加尔]D. T. 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四卷):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张文淳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149 页。

个地区才被法国殖民者重新统一起来,置于“法属西非”(French West Africa)管理下。然而,殖民统治是将该地区作为法国一部分加以治理的,并未将其设想成未来要独立的国家,因而也缺乏必要的前期制度设计。^① 法国文明对萨赫勒南部操尼日尔—刚果语系的黑人族群影响是“革命性的”,原有部落权威被迅速消灭,更快纳入法国中央集权式统治体系中,许多部落头人甚至沦为法国忠实的仆从;但殖民统治对北部亚非语系诸族群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些地区更贫瘠、抵抗更激烈。在此背景下,前殖民时期北部族群对南部族群的优势地位在殖民时期发生逆转。班巴拉人(Bambara)等以往常被掠作图阿雷格人奴隶的族群,获得法国殖民政府倚重;甚至殖民政府还任命沃洛夫人(Wolof)去管理此前地位优越的富拉尼人。^②

20世纪60年代初,萨赫勒地区在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后,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宣告“诞生”。但无论是国家形式、政权组织,还是各国边界,都是人为产物。在大量以直线“划定”的边界内,每个国家都囊括了众多族群,出现了族群边界被国家边界切割、族群跨国而居、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冲突的现象。同一族群的民众分属不同国家,而许多历史上发展程度各异、甚至相互敌对的族群却成为同一新国家的“国民”。^③

新政权为了巩固国家,势必要通过塑造新的国民文化和国家认同对不同部落进行整合,建构富于凝聚力的国家观念、国家情感和国民意识。^④ 不过,政策的执行往往偏离其本意,当权者多把所在部落的观念与利益放大化,并将其等同于“国族”认同和国家利益。例如,毛里塔尼亚首任总统莫克塔尔·乌尔德·达达赫(Moktar Ould Daddah)出身白摩尔人(White Moors),执政期间虽广泛宣传超越种族主义的族群平等与比例代表政策,但从1966年开始,他实际执行的却是泛阿拉伯化政策。毛里塔尼亚政府要求无论族群、肤色、母语如何,所有适龄学生均要接受阿拉伯语教育,只会说法语的黑人族群多被排除在政府管理部门之外。^⑤ 乌尔德·塔亚(Ould Taya)执政时期,虽然毛里塔尼亚政府开放党禁并赋予黑人一定权力,但在1991年修宪时仍明确规定阿拉伯语为唯一官方语言,试图

^① Andrew W. M. Smith and Chris Jeppese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 Future Imperfect?*,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2017, p. 156.

^② [英]W. 菲兹杰腊:《非洲社会、经济、政治地理》,赵松乔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0页。

^③ 裴圣愚:《非洲萨赫勒地带民族问题研究》,第50-51页。

^④ 刘鸿武:《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2期,第17页。

^⑤ Raquel Ojeda García: “The Role of Elections in Mauritania: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Jaen*, 2005, <https://ecpr.eu/Filestore/PaperProposal/461433bf-dc90-4544-82d2-50dc2ea6a5c2.pdf>, 登录时间:2021年10月7日。

以此达到同化黑人的目的。^① 马里首任总统莫迪博·凯塔 (Modibo Keita) 及其继任者尽管都尝试建立有凝聚力的国家,并以中世纪马里帝国的荣耀塑造新建的“马里”,不过由于总统人选被南方黑人长期把持,政府政策、资源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就业机会等都严重忽视图阿雷格人利益。^② 凯塔执政时期,为建设“统一国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定居工程”,实质是让图阿雷格人放弃游牧生活变为定居民,以便对其进行监控。^③ 1992 年政治改革后首位民选总统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 (Alpha Oumar Konaré) 虽强调民族和解,但延续了对北方游牧部落的排挤政策。^④ 国族主义成为部落主义的“遮羞布”,政权则沦为某些部落的私产。掌权者更重视私人权力网络维护,只在意借助公权攫取私利,其核心是最大限度满足本部落利益以获得稳定支持。

萨赫勒地区国家构建的失败导致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族群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并使利益受损或遭剥夺的族群转向部落认同和部落主义。既然国家不能为所有国民营造“公正的家园”,不能保障并增进国民福祉,那么国民只能各自“寻找并依附于愿意接纳他们的非国家行为体”。^⑤ “亚国家层次的民族主义”即非洲传统中一直存活的部落主义由此被激活,成为萨赫勒地区各部落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利益所在。这种与国族主义相对立的部落认同是每个部落为维护、促进本群体利益,提升部落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现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⑥ 例如,作为中世纪撒哈拉商道重要参与者与贸易、文化中心廷巴克图建设者的图阿雷格人,^⑦他们自认为是优于非洲黑人奴隶的“白人”。^⑧

^① Boucabar N'Diaye, “20019: Mauritania’s Stalled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3, 2001, p. 90.

^② 潘华琼:《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兼论马里的民族国家构建问题》,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第 40 页。

^③ Sara Randall and Alessandra Giuffrida, “Forced Migration, Sedentar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Malian Kel Tamasheq,” in Dawn Chatty, ed., *Nomadic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6, pp. 413-437.

^④ Jennifer C. Seely, “A Political Analysis of Decentralisation: Coopting the Tuareg Threat in Mali,” Vol. 39, No. 3, 2001, pp. 511-512.

^⑤ 王涛、张嘉宸:《非洲国家发展特征的三个维度及其本质》,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第 41 页。

^⑥ 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5 期,第 44-49 页。

^⑦ 图阿雷格人分布在以阿哈加尔 (Ahaggar) 为中心,西北到图瓦特绿洲 (Touat)、东北至费赞 (Fezzan)、西南抵廷巴克图、南止于津德尔 (Zinder) 的广大地区,参见 [英] W. 菲兹杰腊:《非洲社会、经济、政治地理》,第 142 页。

^⑧ Baz Lecocq, “The Belah Question: Slave Emancipation, Race, and Social Categorie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Northern Mali,”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39, No. 1, 2005, pp. 42-68.

然而,西非国家独立后该族群被分隔到多国,而各国黑人掌权的现实导致图阿雷格人产生心理落差,政府对图阿雷格人的边缘化、掠夺性政策进一步激起了后者对所在国家的疏离感。^① 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的交织使他们更愿意相信,曾为奴隶的黑人不具备管理他们的资格,他们应当而且有权利组建“图阿雷格人的国家”。^② 同样,富拉尼人曾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领导了席卷西非的“圣战”并建立了哈里发国家,^③但在独立后,他们却被分隔到多国并成为边缘族群。富拉尼人也开始思考本族群实现自治或独立的出路。^④

在萨赫勒地区国家,与国家对立的部落诉求被各国政府视为落后的部落主义并加以打压,部落主张的自决权则成为政府眼中的恶性分离主义。由于掌握国家建构主导权的政权当局(背后为某个占统治地位的部落)无法接受部落自治或独立,因而在现行体制内解决政府与某些族群的矛盾基本上不具可能性。例如,从1963年至今,图阿雷格人一直都试图拥有自治权或独立建国权,并为此发起至少四次大规模武装斗争。^⑤ 图阿雷格人在不同时期都与政府达成了和平协定,但由于落实问题而一再产生新的争端与矛盾。^⑥ 旷日持久的对立与冲突,使一批图阿雷格人彻底放弃对现有国家的期待,转而追求传统的文化族群共同体;而由于在现行体制内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解决的失败,促使图阿雷格人开始寻求以体制外极端暴力手段达成目标。富拉尼人的情况与之类似,也是在体制内争取本族权利无果情况下走向组建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乃至极端组织的体制外对抗之路。^⑦ 可见,萨赫勒地区族群与国家的矛盾对立外溢为一种反抗现有国家体制的行动,极端主义借此传播与扩散,实现了与部落主义的结合(主要是以“圣战”作为各种部落主义目标的实现手段),这就是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产生的族群根源。

当然,非洲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受挫,以及族群利益、族群认同与国家利益、国家认同的错位只是对极端组织产生的宏大叙事,在具体语境中,这种错位引发的对抗又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同一族群成立的极端组织,在诉求上存在分歧。

① 吴增田:《马里图阿雷格问题的来龙去脉》,载《西亚非洲》1997年第1期,第34页。

② Signe F. Bondersholt and Kia C. K. Gyldenholm, “Conflict in North Mali-Tuareg Livelihoo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Spring 2012, p. 26.

③ [塞内加尔]J. F. A. 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1800—1879年的非洲》,张文淳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517页。

④ Andrew McGregor, “The Fulani Crisis: Communal Violence and Radicalization in the Sahel,”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Vol. 10, No. 2, 2017, p. 34.

⑤ 四次武装斗争分别发生于1963~1964年、1989~1996年、2006~2009年以及2012年至今。

⑥ 王涛、汪二款:《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第94-101页。

⑦ Andrew McGregor, “The Fulani Crisis: Communal Violence and Radicalization in the Sahel,” p. 38.

同样是以富拉尼人为主体的“马西纳解放阵线”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尽管都宣称要建立富拉尼人国家,但二者对本族利益的界定差异较大,前者认为富拉尼人国家范围应不破坏现有国界,而后者则主张打破边界,建立一个统一的、纯粹的富拉尼人伊斯兰国家。^①另一方面,由不同族群组成的极端组织在诉求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打着捍卫黑人权益的旗帜,“信仰捍卫者”则以捍卫图阿雷格人利益为目标,两者在族群基础上存在根本不同,前者不仅指责后者歧视黑人族群,而且谴责图阿雷格人等“白种人”排挤黑人,漠视黑人利益。^②族群内部与族群之间的诉求差异,有助于理解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分化。

极端组织间复杂的“恩怨网络”使“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丛林原则大行其道,进而引发极端组织多次重组。2013年,“信仰捍卫者”对“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的排斥与打击,迫使后者与图阿雷格人成员众多的另一组织“血盟旅”结盟组建“守卫者”,实现了黑人与图阿雷格人等白人的“团结”,并孤立了“信仰捍卫者”这一族群成分单一的“种族主义组织”。^③2016年,“马西纳解放阵线”在“族群团结”旗下与“信仰捍卫者”结盟,后者由此摆脱了“种族主义组织”的“恶名”,有效吸引了更多黑人加入,前者则借此吸纳富拉尼人以外的成员,加强了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对抗的力量。

可见,不同极端组织大体上对应不同族群,族裔身份也是实现成员对组织认同的重要依据,但同时,部落主义所追求的利益有可能被“融入”到“全球圣战”的宏大目标之中,沦为宗教斗争的一个阶段,“全球圣战”的长远目标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伊斯兰共同体“乌玛”。^④因此,尽管部落主义在萨赫勒地区的历史更为长久,但它们从来都不能占据极端组织意识形态的主导,而只是阶段性、辅助性的诉求表达,在许多情况下被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所扭曲。

四、农耕与游牧的对抗

学界对极端主义的研究,关注宗教与族群因素有余,对农牧业因素的强调往

① Andrew McGregor, “The Fulani Crisis: Communal Violence and Radicalization in the Sahel,” p. 38.

② Andrew McGregor, “Where Trafficking and Terrorism Intersect: A Profile of Mauritanian Militant Hamada Ould Kheirou,” *Aberfoy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rch 31, 2014, <https://www.aberfoylesecurity.com/?p=823>, 上网时间:2022年2月4日。

③ Hussein Solomo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Africa, Ansar Dine in Mali: Between Tuareg Nationalism and Islam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67-84.

④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第9-10页。

往不够。^① 简单以游牧对应萨赫勒地区某一族群、以农耕对应另一族群的操作,不符合实际。无论是游牧、半游牧还是定居农业,主要还是取决于气候(在萨赫勒地区尤其取决于降水量),而非“族群传统”或“种族差异”。萨赫勒地区的任何一个族群,在降水充沛之地多会转向定居农业,而在干旱地带一定会选择半游牧或游牧生产方式。例如,游牧的摩尔人南迁至塞内加尔河谷后就转而定居农业,农耕的泰达-达扎人(Teda-Daza)迁徙至乍得湖北方后就转而游牧。^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以对族群的考察替代对农牧业因素的分析。不过,众多关于萨赫勒地区农牧民冲突的研究,并未重视其与极端主义的关联性。^③

传统上,萨赫勒地区是一种“互补型经济”。萨赫勒北缘撒哈拉地区每年约100~200毫米降水,干河床中会长出一些草皮,这里是养骆驼的地区。萨赫勒地区雨季能持续三个月,年均降水量可达300~500毫米,乃是牛羊牧区。游牧民为满足放牧需要(水源、草场)必须进行季节性迁移。旱季他们南下尼日尔河湾放牧于加奥和廷巴克图之间的河两岸,雨季(每年6月至9月)则北返。以放牧骆驼为主的图阿雷格人与饲养牛羊的富拉尼人分享同一片牧区,后者还兼营农作物种植。图阿雷格人扮演“运输者”的角色,富拉尼人则能提供肉类、皮革、谷物、豆类。随着富拉尼人从塞内加尔河地区向尼日尔河湾迁徙,他们与图阿雷格人既有经济互补也相互争夺水草等资源。在萨赫勒以南的萨瓦纳地带,4月至10月为雨季,年均降水500~1,500毫米,萃萃蝇渐多,已不适于大牲畜繁殖,农耕者在这里刀耕火种,并辅以狩猎。游牧民与这些农耕者存在相互侵掠的关系。1043年和1076年柏柏尔桑哈贾人(Berber Sanhaja)对加纳王国的侵袭,1433年图阿雷格人对尼日尔河湾各城镇的劫掠,以及富拉尼人对马西纳的进占等,都是历史上的重要冲突事件。而在桑海帝国时期,南方农耕者一度将其势力扩展到

^① 参见 Tim Krieger and Daniel Meierrieks, “What Causes Terrorism,” *Public Choice*, Vol. 147, No. 1/2, 2011, p. 5; Judith Tinnes, “Bibliography Terrorism Research Literature (Part 1),”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8, No. 1, 2014, pp. 99–132; Judith Tinnes, “Bibliography Terrorism Research Literature (Part 2),”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0, No. 2, 2016, pp. 73–102; Judith Tinnes, “Bibliography Terrorism Research Literature (Part 3),”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2, No. 4, 2018, pp. 85–114。

^② Philip Curtin, Steven Feierman, Leonard Thompson and Jan Vansina, *African History*, London: Longman House, 1978, p. 80.

^③ Mark Moritz, “Changing Contexts and Dynamics of Farmer-Herder Conflicts Across West Afric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40, No. 1, 2006, pp. 2–4; Tor A. Benjaminsen et al., “Does Climate Change Drive Land-Use Conflicts in the Sahe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9, No. 1, 2012, pp. 97–111; Tor A. Benjaminsen and Boubacar Ba, “Farmer-Herder Conflicts, Pastoral Marginalisation and Corruption: A Case Study From the Inland Niger Delta of Mali,”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5, No. 1, 2009, pp. 71–81; 李文刚:《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超越民族宗教因素的解读》,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3期,第69–93页。

撒哈拉的各绿洲和盐矿,直抵摩洛哥南境。^① 不过,双方也发展起了和平贸易。农耕者以水稻、薯蓣、棉花等作物换取游牧民的肉类、皮革、盐巴等物资。渔民通常沿河湖居住,每年9月至次年4月河水上涨,他们就居船上捕鱼、晒鱼干。渔民还与游牧民一道扮演商人的角色,不仅销售鱼干,更促进了南方物产(柯拉果、纺织品、砂金)与北方物产(盐巴、兽皮、牲畜、铜)交换。^② 以河湾为枢纽的生产贸易网络将不同职业人群联结起来,形成游牧—农耕—渔猎互补的经济格局。苏联学者奥耳迭罗格曾指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常的商品交换,是萨赫勒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③。

1591年,摩洛哥萨阿德王朝(Saadi)入侵桑海,尼日尔河湾地区陷入长期混战,贸易路线被截断,盐巴贸易被破坏并东移至豪萨地区。这成为互补经济瓦解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17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不断向南扩大,萨赫勒地区在此后近三百年时间里频繁遭遇旱灾和蝗灾侵扰。17世纪,每隔七到十年就会有一次歉收,18世纪增至每五年一次。1639年至1643年、18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旱灾更是导致萨赫勒地区近一半人口死亡或逃离。气候变化、灾害频发导致游牧民迁移节奏紊乱,他们长时间滞留在靠近尼日尔河湾的南部地区,引发游牧民对休耕农地乃至耕作土地的侵占。同一时期,几内亚湾贸易的兴起使尼日尔河湾农耕者、渔民等的盐巴来源不再只依赖沙漠盐矿,黄金流向也开始转向南方沿海,游牧民丧失了交易中的有利位置。^④ 为补充“货源”,游牧民凭借较强的武力开始有针对性地抓捕农耕者、渔民为奴,而作为跨撒哈拉贸易网络中一种商品的“奴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图阿雷格人扮演了奴隶捕猎者、贩运者、“商道保护人”等角色;18世纪以来富拉尼人发动“圣战”也伴随着对外输出奴隶的活动。^⑤ 17世纪以前,跨撒哈拉商道中虽也存在奴隶贸易,但它是补充;18世纪以后奴隶贸易成为加剧互补经济格局紊乱的重要因素,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猎奴—反猎奴的对抗格局,其外在表现就是农牧民冲突与势力的此消彼长。有观点认为,游牧民与农耕者间的斗争“构成了非洲热带草原的大部分历史”^⑥。

在法国殖民统治确立过程中,图阿雷格游牧民的反抗较激烈,是法属西非与

① [苏联]德·亚·奥耳迭罗格:《十五至十九世纪的西苏丹》,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7页。

② [肯尼亚]B. A. 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第五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李安山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41-63页。

③ [苏联]德·亚·奥耳迭罗格:《十五至十九世纪的西苏丹》,第14页。

④ G. Keith Allen, “Gold Mining in Ghana,” *African Affairs*, Vol. 57, No. 288, 1958, pp. 221-223.

⑤ 徐济明:《大西洋奴隶贸易与西非奴隶制》,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4期,第53页。

⑥ [英国]W. 菲兹杰腊:《非洲社会、经济、政治地理》,第62页。

阿尔及利亚海外省交接地带的不稳定因素。从便于控制的角度出发,法国殖民政府采取了反游牧、鼓励经济作物种植的政策,将尼日尔河湾视为具有农业潜力的“未来的埃及”。1932年法国成立尼日尔河管理局(l'Office du Niger),大力扶持农耕生产方式,压制游牧民优势地位。^①尤其是在1934年开工的桑桑丁大坝(Sansanding Dam)建成后,从尼日尔河中分流出两条用于灌溉的运河,沿运河的定居农耕移民不断增加,而大坝下游的沼泽与湖泊则逐渐干涸,天然牧场大为缩小。其中,河湾附近用于放牧的“布尔古”草场(Burgu)基本被耕地取代。^②随着稻田、棉田、花生田的扩展,游牧民传统的活动区域被压缩、分隔,迁移路线也被切割,游牧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同时,游牧民固守对从事农林业、工业等的偏见,导致现实困境与心理敌视叠加。二战后,法国出于开发萨赫勒地区油气资源、铀矿资源的考虑,提出赋权游牧民的“撒哈拉区域共同组织”计划(Common Organization of the Saharan Regions),旨在扶持以游牧为生的图阿雷格人在活动区域内自治,从而为法国资源开发创造良好环境。这一计划给游牧民带来争取政治权利、发展经济利益的幻想。^③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法属西非的去殖民化浪潮和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使拟议中的游牧民自治计划搁浅,但游牧民自主意识已开始觉醒。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属西非殖民地赢得独立。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新独立国家受到殖民时期不合理垦耕的影响,尤其是盲目扩大迁徙种植和草地轮种,导致耕作规模扩大,生态平衡被不可逆转地破坏。^④1972年,在世界银行资助下,协助马里政府扩大河湾区灌溉耕地的莫普提水稻办公室(Office Riz Mopti)成立,成功使马里河湾区耕地面积从1976年的5.5万公顷增至1995年的8.5万公顷。^⑤然而,扩大耕地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传统粗放农业的扩张,导致地力低下、广种薄收。面对人口压力,各国只能继续盲目扩大耕地,耕地界限不断北移,马里、尼日尔两国农耕者甚至向北越过20世纪50年代划定的草场红线60英里去开垦土地。^⑥与之相对,随着萨赫勒地区环境

^① Michele Pietrowski and June Angole, “Cessation of Touareg Repression: Respite or Resolution?,” *Africa Today*, Vol. 38, No. 1, 1991, pp. 41-47.

^② Tor A. Benjaminsen *et al.*, ed., “Does Climate Change Drive Land-Use Conflicts in the Sahe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9, No. 1, 2012, p. 99.

^③ Baz Lecocq, “Northern Mali: A Long and Complicated Conflict,” *ZiF-Mitteilungen*, No. 3, 2013, p. 22.

^④ 文云朝:《塞内加尔:资源、环境与发展》,北京:气象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⑤ Tor A. Benjaminsen and Boubacar Ba, “Farmer-Herder Conflicts, Pastoral Marginalisation and Corruption: A Case Study from the Inland Niger Delta of Mali,” p. 75.

^⑥ [英国]马丁·梅雷迪思:《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亚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持续退化,游牧民在南方停留的时间不断延长。尽管萨赫勒地区各国政府也采取了在牧区开挖水塘、在农耕地中圈地放牧等举措,但牧场被压缩仍呈不可逆转之势。每年 12 月至次年 6 月,南下河湾区的游牧民受困于牧场不足;而单位土地上载畜量不断增加,使本就有限的草场面临退化的挑战,每隔三五年一次的旱灾可轻易摧毁十分脆弱的游牧经济。1969 年至 1974 年的旱灾使毛里塔尼亚牧区损失约 160 万头牛(占总数的 80%),马里境内图阿雷格人也丧失了一多半畜群。^① 受灾牧民被迫将牲畜驱赶至农耕地中觅食,耕地被牲畜踩踏破坏。水草丰富的尼日尔河湾成为农牧民冲突的焦点地区,甚至在河湾偏南的传统农耕区如塞瓦雷(Sévaré),农牧民冲突也蔓延开来,1999 年至 2009 年间双方冲突占各职业间冲突的 12.2%(见表 2)。众多无以为继的游牧民沦为引发社会动荡的流民群体。农牧民矛盾已不仅仅是短期的土地争夺,而是集中反映了牲畜集聚、轮作紊乱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地力下降等长期挑战。

表 2 1999 年至 2009 年间塞瓦雷上诉法院受理的各职业间冲突的案件

冲突方	农耕者	游牧民	渔民
农耕者	573(69.9%)		
游牧民	100(12.2%)	19(2.3%)	
渔民	63(7.7%)	13(1.6%)	50(6.1%)

资料来源: Tor A. Benjaminsen *et al.*, “Does Climate Change Drive Land-Use Conflicts in the Sahel?,” p. 103. 塞瓦雷位于马里中部偏南的莫普提区,该上诉法院受理案件共 820 件,其中有 2 个案件涉及多职业间冲突,未被列入。

传统上,扩大的耕地是以土地租赁的形式分给农耕者的,土地所有权模糊,部落酋长由此可通过传统仲裁手段平衡农牧民双方。但随着政府介入冲突调解,引入了土地私有制,刚性律例激化了冲突双方的对立。如马里政府 1986 年颁布的《土地法》(*Land Code of 1986*)明文规定土地产权仅限个人所有,否定了集体产权。^② 这严重损害了游牧民利益,引发该群体反感。游牧民不愿接受政府仲裁而选择通过法律外暴力解决纠纷,农牧民冲突由此表现为游牧民与萨赫勒地区各国政府的对抗。游牧民反政府武装如图阿雷格人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The National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zawad)最初以常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但随着欧美势力介入,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力量对比日趋失衡。更多情况下,只有发动非常规的恐怖袭击才能与政府周旋,这为极端主义的渗透提供了

^① [肯尼亚]B. A. 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第五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第 41-63 页。

^② Tor A. Benjaminsen and Boubacar Ba, “Farmer-Herder Conflicts, Pastoral Marginalisation and Corruption: A Case Study from the Inland Niger Delta of Mali,” pp. 73-75.

契机,游牧民由此主导或加入极端组织的行动。^①

可见,极端组织发展背后的深层问题是萨赫勒地区农牧民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对立。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执行重农轻牧政策,致使游牧业、游牧民日趋边缘化,矛盾由此激化。私有化引入进一步剥夺了游牧民通过法律形式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迫使部分游牧民走上在体制外进行军事对抗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实力的差距又进一步迫使前者蜕变为极端组织,或被外来极端组织渗透改造,恐怖袭击日趋盛行。

不过,基于农牧民冲突的视角也可以发现这些极端组织间的分歧。一方面,游牧民主导的极端组织间存在矛盾。均由游牧民主导的“信仰捍卫者”和“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尽管都主张维护游牧民权益、打击农耕者的扩地行为,但前者更专注图阿雷格游牧民权益,对其他游牧民漠不关心;后者则突出了对全体游牧民利益的维护,以此彰显“公正”与“包容”,并借此实现对不同游牧民的招募。^②另一方面,游牧民主导的极端组织同外部势力渗透并主导的极端组织间也存在矛盾。富拉尼游牧民主导的“马西纳解放阵线”和受外来极端势力影响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都主要活动于马里、尼日尔南部地区,前者对农牧民冲突更为关注,对游牧民利益的申张更为积极;后者尽管也极力拉拢富拉尼游牧民,但从未以“维护游牧民利益”为由采取过行动。这一点也成为“马西纳解放阵线”攻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主要依据。^③

尽管2017年以来,“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完成了对萨赫勒地区主要极端组织的整合,但仍存在内外两方面挑战。内部挑战主要是图阿雷格游牧民成员与富拉尼游牧民成员等不同游牧集团间的利益争夺,集中表现为对组织优先行动目标——先加强对马里、尼日尔北部牧区的控制,还是先深入马里、尼日尔南部驱离当地农耕者——的分歧。外部挑战则是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外部渗透型极端组织的独立活动。其一,“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抗拒被整合进“基地”组织一系的“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随着“伊斯兰国”被打散,大量成员转移至萨赫勒地区,强化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力量。其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与“博科圣地”联系十分紧密,双方不仅在人员上相互支持,而且存在频繁的物资(尤其是武器)流通,“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掠捕的奴隶也有部分经

^① James A Piazza, “Poverty, Minority Economic Discrimination, and Domestic Terror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3, 2011, pp. 339–353.

^② Andrew McGregor, “Where Trafficking and Terrorism Intersect: A Profile of Mauritanian Militant Hamada Ould Kheirou”.

^③ Andrew McGregor, “The Fulani Crisis: Communal Violence and Radicalization in the Sahel,” p. 38.

手“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实现转运,^①这充实了后者的力量。目前,“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也日益关注萨赫勒游牧民的权益。^②

五、结论

本文认为,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碎片化”发展与“整合式”发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未来也将继续共存。萨赫勒地区伊斯兰教内部派别之争、族群对抗、农牧民冲突共同导致了极端组织的分化,而外部压力下的生存需求则促使这些组织选择策略性整合。总体看来,分化的趋势强于整合的趋势。当前,“基地”组织一系列的“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对抗占主导,加剧了这种分化。从表面上看,极端组织的兴起是宗教问题,尤其是萨拉菲主义与苏非主义间矛盾激化的产物,并有族群对抗的因素杂糅其中。但深入审视就会发现,如果说引发冲突的宗教因素是近二十年才从外部输入并引发内部“质变”的话,那么族群问题则从殖民时期就长期潜伏并持续发酵。更深层的因素乃是萨赫勒地区持续千年之久的农牧民对抗,这种对抗才是族群矛盾背后的真实根源。毕竟,随着部分图阿雷格人、富拉尼人的定居化,他们也成为坚持游牧的本族群其他成员打击的对象。

深层的农牧民矛盾往往以族群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宗教极端主义则扭曲、夸大了族群对抗的诉求。有效化解萨赫勒地区的极端主义威胁并消灭极端组织,应当根本上直面当地农牧民矛盾,妥善处理游牧业被挤压、边缘化所引发的暴力反抗问题。在萨赫勒地区,若不能有效实现社会、经济、政治共享型发展,空谈族群和解与宗教宽容,都将治标不治本,无助于极端主义问题的根本解决。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远)

^① Jason Warner, “Sub-Saharan Africa’s Three ‘New’ Islamic State Affiliates,” *CTC Sentinel*, Vol. 10, Issue. 1, 2017, pp. 28-30.

^② Djallil Lounnas, *The Transmutation of Jihadi Organizations in the Sahel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Barcelona: Barcelo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il 2018, pp. 2-4.